

吴义勤 主编

#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中篇卷·第一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吴义勤 主编  
崔庆蕾 点评

#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中篇卷·第一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中篇卷·第一辑 / 吴义勤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039-5586-0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6497号

##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中篇卷·第一辑

主 编 吴义勤

点 评 崔庆蕾

丛书策划 斯 日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47毫米×210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586-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我们该为「经典」做些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

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

“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

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

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斯日，感谢她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她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套书的阅读。

2012年冬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 目 录

- 1 声音低回 / 方 方
- 66 隐身衣 / 格 非
- 159 别雅山谷的父子 / 迟子建
- 204 白头吟 / 计文君
- 253 岁月有痕 / 尤凤伟
- 288 高楼万丈平地起 / 范小青
- 335 羞耻之乡 / 刘建东
- 378 无鼠之家 / 陈应松

# 声音低回

方 方

一

阿里这一觉睡得好久。

他一直在做梦。他的梦很简单，很多时候，就是吃东西。梦里一咀嚼，嘴巴跟着动，口水便一直滴到枕头上。醒来时，阿里也从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他甚至没有梦的概念。他只是在睡梦中，等着一个声音叫他。只要这个声音远远飘来落在耳根，他一秒钟都不耽搁睁开眼睛，张口就叫：“姆妈！”

此刻的母亲，就像他想着的一样，满脸带笑，只要母亲脸上有笑，阿里心里就很舒服。他也会呵呵地笑，仿佛梦里的享受一直在延续，一秒钟也未中断。有一回，母亲满脸忧伤，眼眶含泪。阿里醒时，吓一大跳。他立即就难过，甚至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伸出两只手，去拉扯母亲的嘴。母亲的嘴巴

必须是张开着笑的。这样子阿里的心才会好受。

现在，这个声音还没有到来。阿里继续着他的美梦。这个梦真是太长了。所有的东西都已吃完，它还没响起。

把阿里摇醒的是隔壁罗爹爹。阿里醒来，揉揉眼睛，往罗爹爹背后望望，说：“我妈妈呢？罗爹爹。”

罗爹爹长叹一口气，拿起阿里放在椅背上的毛衣，递给他，说：“阿里，往后得靠自己了。”

阿里没有听清楚罗爹爹说的什么，还是问：“罗爹爹，我妈妈呢？”

罗爹爹想起阿里耳朵不是太灵，便放大了声音，说：“阿里，今天陪罗爹爹好不好？”

阿里还是不明白，继续问：“我妈妈呢？罗爹爹。”

罗爹爹帮着阿里把毛衣穿上身，想了一下，才说：“阿里，你要乖。不然你妈妈放不下心。你先跟爹爹去外头转转，等你爸爸和阿东回来再说。”

阿里很不高兴，但是罗爹爹的话他也是必须听的。因为母亲每天都会跟他说：“阿里，要听罗爹爹的话哦。罗爹爹有功夫，一个巴掌下去，能把肚皮打爆。那你什么东西都吃不成了。”今天虽然没有母亲说这番话，阿里似乎还是记得。他赶紧捂了一下肚皮。

穿好衣服，阿里脸都没洗，便跟罗爹爹出了门。他的情绪很是低落，因为罗爹爹没有叫他刷牙。虽然平常他最烦刷牙。可是母亲说了，不刷牙就不给吃东西。这样，他就记得每天必须刷牙。罗爹爹却一字不提刷牙的事。果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就出了门。走出街上，风刮起来。风仿佛知道他的肚子很空，呼呼地全都朝里面灌，然后在肚子里四下撞击，咕咕乱叫，似在找出口。

阿里说：“罗爹爹，风蛮大。”

罗爹爹没理他。阿里又说：“罗爹爹，我打屁了。”罗爹爹还是没理他。

罗爹爹是老寒腿，天一凉就要拄拐棍，走路奇慢。阿里先是跟在他的身后，突然记起姆妈的话。姆妈说过，罗爹爹腿疼，要去搀他。阿里便嘟着嘴，上前了几步，把自己的胳膊递给罗爹爹。

阿里说：“姆妈说的，罗爹爹腿子疼，要搀。”

罗爹爹把自己的手搭在阿里胳膊上，长叹了一口气，说：“你姆妈是个好人呀。”

阿里没有听进罗爹爹的话。他心里很不高兴。母亲没见着，牙也没有刷，什么东西都没吃，肚子咕咕地叫。他甚至有点想哭。可是母亲说过，不能在马路上哭，一哭就会遭人笑话。母亲带他出门，每次都会如此这般说一遍。阿里想着，不由自主抬头张望，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母亲。

路人匆忙地来去。不时有汽车从阿里身边呼啸擦过。马路前前后后都没母亲的身影。阿里到底忍不住了，又说：“罗爹爹，我姆妈呢？”

街边有个早点摊，罗爹爹停下来，从摊桌下拖了条板凳，一屁股坐下，然后大声叫：“细婆，给阿里来碗热干面。”

阿里站在罗爹爹身边，一副沮丧的神情。他还是没听进罗爹爹的话。他不明白何故今天的早上同平常的早上不一样。没有母亲的早晨，纵是阳光灿烂，于阿里，却仿佛仍是黑天。魔鬼潜伏在四周，随时可能飞扑过来。阿里心里很是恐惧。他需要母亲的声音赶走他们。

细婆把热干面端到阿里面前，见阿里发呆着，便一直伸到他的鼻下。正大口吸气的阿里，突然闻到芝麻酱的香味，精神为之一振。

阿里望了望细婆，伸手接过面，把整个碗都捧在脸边，闻了又闻。阿里平常都是在家里吃母亲买回的早点。有时是油条豆浆，有时是面窝稀饭，当然也有热干面。这是阿里的最爱。但母亲却不经常买。母亲说热干面要排队，

哪有空等？

细婆说：“阿里，伢，看我的芝麻酱放得蛮多吧？”

阿里说：“嗯，蛮多。”

细婆又说：“香不香？”

阿里大声道：“蛮香！”

细婆说：“香就好。慢慢吃，莫着急呀。”说完，给罗爹爹也端过一碗，又说：“罗爹爹，今天没有去东湖打拳？”

罗爹爹说：“正出门，就碰到巴嫂子倒地。老巴慌得险些站不起身。我屋里四强搭帮他送人去了医院。老巴托我帮忙照看一下阿里。街里街坊的，相互关心也是该的。少打一天拳，没得关系。”罗爹爹叹口气，转向阿里说：“阿里，好吃就多吃点。爹爹荷包有钱。”

阿里嘴里装满了面，咕嘈道：“真的？罗爹爹，我还要一碗。”

罗爹爹忙说：“好，细婆再下一碗。”说罢又叹：“唉。刚才四强打电话来说，巴嫂子怕是没得救了。屋里出这么大的事，这伢将来怎么办呀？”

细婆一边烫面一边说：“我也才刚听说。怎么会突然倒地呢？”

罗爹爹说：“怕是累的。阿里姆妈心脏一向不太好，要帮老巴顾店子进货，又做几家的钟点工，还得顾阿里。白天忙到黑，能不累？”

细婆说：“她这辈子也是的！招呼老巴就蛮辛苦了，还加个阿里。叫我说，这样走也好，免得受罪。”

罗爹爹说：“话是这样说。但这屋里剩下人怎么办呢？特别是这个阿里。”

细婆说：“阿东还不晓得吧？”

罗爹爹说：“他从大学城赶过来，怎么也得一两个钟头，怕是看不到他姆妈了。”

细婆便摇着头，叹了口气。

阿里全然不睬罗爹爹和细婆的对话。热干面真的很香。阿里大口地吞咽着，如果没人阻止，他能连吃五大碗。他的胃像是无底。罗爹爹和细婆长一声短一声地说着这世道，主题全是关于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但阿里一概听不进。这世道上有很多东西，都不会进入他的脑子。他的大脑像一扇密闭的门，大多时候都关闭着。只在偶尔中透进一点光。比方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小改锥，能轻轻将他那扇密封严实的门撬开一道窄缝。光线便从那缝中透过几缕，照亮他脑袋里一个小小的角落。

## 二

阿里住在东亭。

这不是一个惹人注意的地方。尽管离东湖不远，但它的看相跟东湖比，说天壤之别不过分。倘说东湖路和迎宾大道两者形成钝角，博物馆和美术馆便是这钝角尖上左镶右缀的两颗明珠。两珠相拥着一个庞然大物，这即是全世界报业占地面积最大的报社区域。而东亭，便深藏在报社背后，像是胆怯地蹲在大楼的阴影之下。博物和美术的珠光四射，却也照不到它那里去。

幽雅的东湖路和宽阔的迎宾大道，车来车往，不时发出呼啸，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生冷。但东亭却是窄街。房子亦很零乱。东一家西一户全然无章法地开着些小店。零乱有零乱的好，给人一种自由生长的气息。过往行人一走进东亭，便仿佛掉进活色生香的生活之中。西装可以脱下，鞋也可踢踏着，香烟叼在嘴上，余灰尽可四处弹射。穿着睡衣的女人，拎着塑料袋晃来荡去。自行车和三轮车的铃一遍遍地响着。豪华场合一本正经的规矩在此全都散架。

东亭的店子全都做的小生意，门面简陋却也方便。人们常常站在店铺门口，嗑瓜子儿拉家常，时而又隔着马路朝对面喊叫几声。东亭的人开口说话不由自主散着俗气，但却没一点汉口小生意人的油滑，倒更像是一种乡下人的朴实。

其实东亭以前就是乡下。到处是菜园和河塘。阿里父亲老巴搬来的时候，这里连路都没有，也不叫东亭。住着住着，人就多了，店也多了。罗爹爹在这里开了剃头铺，现在他儿子接手，叫作发廊；细婆摆了早点摊，摆到如今，还是个摊铺。王胖子开了土产店，拖把水桶铁丝应有尽有。李丽红原本做毛线生意，后来改做精品服装，再后来，又只卖袜子。变来变去，也还是她那个店。他们都在老巴的隔壁左右。老巴开的是食品杂货。店后便是家。两间卧房一个厅。两个儿子住一间，他和老婆住一间。在东亭这算是相当不错的。

世上所有的热闹都是随着人跟着店一起行走。东亭现在虽然还是杂乱不堪，却也是个热闹地方。

阿里是老巴的长子。东亭的路边是他玩耍的场地。以前这里只有土路，不走汽车。家里也从不担心他会被车撞着。搬来东亭的新户最先认识的人差不多就是阿里。阿里见到陌生人，总是先打招呼。阿里说：“我叫阿里。”

看到他的人便都说：“哟，是个苕\*咧。”

阿里会回答说：“姆妈讲的，我不是苕，我是弱智。”

人们便都笑。且说对对对，不是苕，是弱智。

阿里就这样留在人们的印象中了。

东亭离作家协会不远。有个作家经常去细婆的摊点吃热干面。作家听阿里

---

\* 苕，方言，即傻瓜的意思。

如此介绍自己，便说：“哟，你还是个坦坦荡荡的弱智咧，苕得好可爱呀。”

作家走后，细婆十二分瞧他不起，不屑道：“多认得几个字，说话故意转，还不如我们阿里。”

阿里的聪明在3岁时戛然中止。现在他已经快30岁了。

阿里的父亲老巴经常趴在杂货店的柜台上，忧郁地看着他这个儿子。每天早上，阿里都会坐在店里发呆。时间对于阿里没有意义。他并不知自己是在发呆，发呆是别人眼里的观察。对于阿里，吃饱喝足了坐在这里，就很舒服。有时候，老巴忙不过来，便会叫他：“阿里，给客人拿瓶酱油。”

阿里便“哦”一声，去柜台上拿酱油给客人。

老巴原是铁道兵。有次炸山洞，石块崩到身上，断了几根肋骨。伤好后，使不上力，便复员回了家。进村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阿里的母亲。阿里的母亲是武汉知青，被村里派在他家搭伙吃饭。老巴走南闯北多少有些见识，人也长得仪表堂堂，虽然受过伤，但只要不出大体力，也不影响生活。平常吃饭，经常讲些部队的趣事。阿里的母亲那时也是青春少女，不知不觉便被老巴吸引。不多久，两人居然成了相好。两情相悦时自然也偷吃了禁果。像许多女人一样，阿里的母亲不小心怀了孕。那年月，未婚怀孕是天大的丑事。阿里的母亲担心丢脸，便索性嫁给了老巴。后来知青纷纷抽调回城，阿里的母亲也调进了工厂。但她是一个有情有意的人，并没有因回城而抛弃乡下丈夫。她找遍关系，几乎跑断了腿，终于把老巴也调到了城里。离开乡下那天，他们一家三口兴高采烈地坐着拖拉机去县城搭长途汽车。结果半道上拖拉机被一辆拉钢渣的货车撞翻。三个人都被甩到马路上。拖拉机手则当场断气。他是老巴的堂弟。

阿里的母亲醒来时，已在医院。她胳膊断了，身上也缝了十几针。忍着疼，她挣扎着找到丈夫和儿子。方知老巴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没了，而儿子



从头到脚都被纱布裹着。阿里的母亲哭得全身的骨头都是疼的。她想如果不是她要回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一个月之后，他们一家离开了医院。阿里救活了，但脑袋受伤，智力停止了成长，耳朵也聋了一只。阿里的母亲抱他回家的路上流了一路眼泪。老巴长叹着说：“这是命，就认了吧。怎么活也是个活。我们一起好好养他就是了。”阿里的母亲哽咽道：“你说话要算数。我们再怎么辛苦，也让他过得好。今后不准打他，不准骂他。我们当他的爹妈，要对得住他的命。”老巴说：“好。”

两人进了家门，抹干眼泪，心情反倒平静了。仿佛赎罪，阿里从此享尽父母的宠爱。老巴用货车单位给的赔偿金买了房子开了家杂货店。因为腿残，他便负责守店。阿里的母亲则负责进货。小店门面不算大，但吃的用的，什么都卖。维持一家人生活倒也略有盈余。几年后，阿里的母亲又给阿里生了一个弟弟。二儿子出生那天，老巴热泪盈眶，抱着他说：“这个伢将来是我们全家的希望。更是阿里的希望。”

阿里的大名原叫巴西。老二的名字就叫了巴东。

阿里之所以叫阿里，是有一年阿里的母亲听到一首歌，歌子唱道：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的母亲便去派出所替阿里改名字。管户口的警察不同意，说巴西队的球踢得极漂亮，就叫巴西蛮好。阿里的母亲告诉他，儿子脑子有点问题，叫阿里是想图个吉利。警察便说，是个茗？那就改吧。免得把巴西队也搞茗了。难怪他们最近有点茗样。

阿里的母亲很生气他这样说，但名字到底给改了。

阿里现在就叫巴里。阿东比阿里小五岁，他学地理后对自己的名字很反感，曾经向他父亲抗议说：“凭什么给哥哥用一个国家级名字，给我却只用一个县级的名字。”